

# 中 國 哲 學

第 七 辑



B20  
4

7

# 中國哲學

第七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书店

《中国哲学》编委会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孔繁 包遵信 沈芝盈 陈金生  
庞朴 金春峰 张义德 楼宇烈  
主编：包遵信

## 关于庄子陈振豪的几个问题

- (31) 大家田植(日) ······ 大家讲读长考 道家本末与诗  
文之关系 大家现代诗小考
- (32) 中道观 ······ 福斯泰因聚合其思学与践跟王

- (33) 赵昌黎(美) ······ 义主路人味义主人个中取思践的

## 目 录

- 从《易经》到《易传》 ..... 余敦康 (1)
- 论“老子术” ..... 茅冥家 (28)
- 河上公《老子章句》考证 ..... 谷 方 (41)  
——兼论其与《抱朴子》的关系
- 杨朱非道家论 ..... 詹剑峰 (58)
- 韩愈、柳宗元与佛教的关系 ..... 孙以楷 (66)
- 论刘禹锡的《天论》 ..... 李德永 (86)
- 隋唐佛教史稿(四) ..... 汤用彤 (101)



战后日本宋明理学研究的概况 ..... [日]岛田虔次 (146)

王阳明哲学思想合理因素试探 ..... 陈远宁 (159)

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 ..... [美]德巴力 (176)

清初周召的无神论思想 ..... 樊克政 (191)

孙中山“互助之体”的国家学说 ..... 肖万源 (201)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 陈汉楚 (216)

思潮·流派·哲学家 ..... 张 建 (241)

——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断想

读  
书  
札  
记

《周易·咸卦》新解 ..... 王 明 (251)

孔子思想评议三则 ..... 益 石 (258)

“莫若以明”释 ..... 楼宇烈 (271)

## 关于庄子阶级属性的几个问题

.....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 陈小于 (277)

## 朱熹观书诗小考

.....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 陈 来 (288)

## 资料与回忆

吴虞日记选刊(二) ..... 吴 虞 (293)

坎坷的历程——回忆录之五 ..... 侯外庐 (325)

哲学回忆录(三) ..... 冯友兰 (363)

中国经学史研究五十年 ..... 朱维铮 (397)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后记

# 关于老子的哲学思想

(193) 关于老子的哲学思想

卷之二

## Chinese Philosophy No. 7

### Contents

From «Yi Ching» to «Yi Chuan» ..... Yu Duikang
On the Concept of Strategy in «Laotze» ..... Mao MingJia
Textual Criticism of «Commentary on «Laotze-Chang-Tsui» by Ho Shangkung and remarks on Its Relations with «Baa-Pu-Tze» ..... Gu Fang
Yangchu was not a Taoist ..... Zhan Jianfeng
On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thought upon Han Yu and Liu Chuang Yuan ..... Sun Yikai
Remarks on «On Heaven» by Liu Yu Hsi ..... Li Deyong
History of Buddhism in Sui and Tang Dynasty ..... Tang Yongtong

- A Survey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y  
during the Sung and Ming Dynasties in  
post-war Japan ..... Shimada Kenji
- Remarks on the Positive Elements of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 Chen Yuanning
- Individualism and Humanism in the  
Philosophy of Late Ming Period ..... De Bary
- Atheism of Chou Chao in Early Chin Period  
..... Fan Kezeng
- Sun yat-sen's Theory of the State as a  
"Mutual-aid Corporate body" ..... Xiao Wanyuan
- The Dissemination and Influence of  
Anarchism in China ..... Chen Hanchu
- Currents of Thoughts, Schools and Philosophers  
—Remarks on the Methodological questions  
in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 Zhang Jian
-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Hsien Kua» in  
«Chou-Yi» ..... Wang Ming
- Three Notes on Confucius Thoughts ..... Yi Shi

A Note on «Mo-Jo-Yi-Ming»	Lou Yulie
Some 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Class Consciousness of Chuang-Tze	Chen Xiaoyu
A Note on Chu Hsi's Verse on Reading	Chen Lai

### **Historical Material and Reminiscences**

Selections from Wu Yu's Diary	Wu Yu
The Rugged journey—The Fifth part of Reminiscences	Hou Wailu
Philosophical Reminiscences (III)	Feng Youlan
Fifty years of Investigations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lassics	
—Comments on «Selected papers on Chinese Classics	Zhu Weizheng



## 从《易经》到《易传》

余敦康

《周易》这部书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经》是一部占筮书，《易传》则是一部哲学书，但是《易传》的哲学思想是利用了《易经》占筮的特殊结构和筮法建立起来的，因而这两部分在内容上有差别而在形式上却存在着联系，形成了一种哲学思想和宗教巫术的奇妙的结合。封建时代的学者往往只从二者形式上相联系的一面做文章，写了大量的著作（不下三千种），其中有的是袭用《易传》的手法阐述作者自己的哲学思想，有的是在《易经》原有的巫术基础上穿凿附会，引申发挥。这些著作非但不能揭示《易经》和《易传》的真相，反而把原始的核心和后世的积层弄得更加混淆不清，增加了研究的困难。到了现代，顾颉刚、郭沫若、闻一多、李镜池、高亨等学者着重于二者内容上的差别，把经传分开来进行研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订出它们属于不同的制作时代，反映了不同的思想意识。他们的研究扫除了笼罩在《周易》这部书上的神秘的迷雾，使人们比较容易地接近历史的真相，不再去走封建时代的学者所走过的弯路。六十年代初期，学术界曾经开展了一次关于

《周易》的讨论，讨论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探索，分别就《易经》和《易传》的思想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把《周易》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在讨论中有些人忽视《周易》这部书中本来就有的宗教巫术的成分，往往又产生另一种偏向，或者是不适当当地夸大了《易经》的思想，把它说成是几乎达到了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的水平，或者是从形式上抹杀了《易传》的特征，看不见巫术对它的思想体系的影响。《周易》这部书，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都值得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中外思想史上的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如果我们注意到其中两部分的内容上的差别和形式上的联系，既不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也不完全割裂开来，就可以发现从《易经》到《易传》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幅人类认识发展史的缩影。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人类的抽象思维是怎样逐步提高的过程，可以看到这种在宗教巫术的基础上孕育产生出来的哲学思想体系，是怎样扬弃了宗教巫术的内容，同时又利用了它的形式，从而使自己带上了不同于其他一些哲学思想体系的特点。

占卜这种宗教巫术在世界各个民族中都曾普遍流行，形式多种多样。殷人盛行龟卜，周人龟卜筮占并用。司马迁说：“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史记·太史公自序》又说：“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史记·龟策列传》古代希腊多半根据飞禽和牺牲的脏腑占问吉凶，也有凭借神圣橡树的叶声和溪涧的水声占问吉凶的。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有猪胆卦、牛肝卦、鸡骨卜、羊骨卜，也有掷木卜、木刻卜、草卜、竹卜等等。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占卜形式中，为什么唯独从周人的筮占中发展出了一套哲学思想体系，而其他的占卜却始终停留在宗教巫术的阶段，这种现象究竟应该怎样解释？

据考古发掘，人类早在新石器时期晚期就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应当承认，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占卜这种宗教巫术表现了

人类试图掌握客观事物因果联系的努力。他们为了实践上的需要，迫切关心自己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于是通过占卜来进行判断和推理，作出估计和决定。但是也应当看到，这是一条错误的道路，人们不可能通过占卜取得任何具有客观确实性的知识，因为占卜阻碍人们认识客观外界，干扰正常认识活动的进行。占卜把决定人事吉凶的普遍原因归结为神的意旨，把占卜所用的道具看作是沟通神人关系的手段。在占卜中，人们观察的目的不是为了认识客观外界，而是探测神的意旨；人们观察的对象也不是客观事物本身，而是占卜道具所显示的变化。占卜道具所显示的变化和客观事物本身本来没有任何必然性的联系，但是占卜者却用种种主观比附的方法把它们说成是必然的，这只能导致对现实的歪曲。在有些情况下，占卜似乎也很灵验，能够作出与现实相符的预测。实际上，这种灵验并不是通过占卜取得的，而是由于占卜者摆脱了占卜的思维模式根据现实生活经验进行推论的结果。很显然，从不知道占卜到有目的地使用占卜，虽然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的一个必经的阶段，但它对认识的发展却不曾起到什么积极的推进作用。

拿殷人盛行的龟卜来说，他们每事必卜，怀着虔诚的心理辛勤地把占卜的结果记录下来，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卜辞。这些卜辞广泛地反映了殷代的经济、政治和思想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研究殷代历史的极为珍贵的资料。但是从人类认识史的角度来看，卜辞中所表现的殷人的思维水平是相当低下的。这是一大堆散漫而无系统的感性材料，没有作出进一步的加工整理。在卜辞中，我们找不到具有抽象意义的词汇，也看不到殷人当时实际上已经掌握了的丰富的生活经验。事实上，殷人在观测天象、从事青铜工艺以及组织农业生产和国家生活等一系列的实践活动中，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积累了不少具有客观确实性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都没有完整地反映到卜辞中。在卜辞中，我们看到殷人好象是在进行判断

和推理，他们认真而仔细地根据龟甲裂纹的形状判断吉凶，推论将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后果。但是由于他们把占卜道具摆在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中间，错误地认为龟甲裂纹的变化体现了客观事物的因果联系，所以他们的判断和推理就与客观事物实际上脱离了关系，只能凝结成一些主观的臆想，而不能取得任何具有客观确实性的知识。卜辞记录的年代上下几百年，这样漫长的时间只在叙事的表达方式上有一些微小的进步，在思维水平上却看不出有什么提高。这种情况说明了占卜的思维模式堵塞了人们认识外界的正常通道，不能促进人类认识的发展。

就思维的模式来看，周人的筮占和龟卜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如果说龟卜是用龟甲裂纹的形状来阻碍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接触，筮占则是用蓍草排列的方式，这和用猪胆、牛肝、树叶、溪水以及其他一些奇奇怪怪的道具是一样的。《周易》筮辞的绝大部分就是依据这种思维模式进行占卜的记录，和卜辞一样，它们对客观事物的真实关系既不能有所肯定也不能有所否定，完全是一些主观臆想。比如《升卦》六四爻辞：“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这句话好象是经过判断和推理，在“王用亨于岐山”和“吉无咎”之间建立了一种因果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主观臆想的结果，不具有任何的客观确实性。再以筮辞中常见的“利涉大川”和“不利涉大川”（凡十三见）为例，究竟涉大川这件具体行动在什么情况下有利，在什么情况下不利，筮辞本身没有提供任何知识。这两个结论完全是依据蓍草排列的某种方式得出来的，它们只是体现了“神的意旨”，并不反映客观事物的真实关系。

但是和卜辞相比，《周易》筮辞无论在内容、形式和功能上，都有一些明显的特点。

第一，在内容上，《周易》筮辞除了占卜的记录以外，还有一部分不是占卜的记录，而是直接来源于现实生活经验总结。比如：

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屯卦》六三爻辞）。

师出以律，否臧，凶《师卦》初六爻辞）。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泰卦》九三爻辞）。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恒卦》九三爻辞）。

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解卦》六三爻辞）。

这几条筮辞都具有一定的客观内容和认识意义，和神的意旨无关。它们不是依据占卜道具所显示的某种变化作出来的主观臆想，而是摆脱了占卜的思维模式，直接观察认识对象并且逐步深化的结果。类似这样的内容，我们在殷人甲骨文卜辞中是找不到的。

第二，在形式上，《周易》筮辞已经借助于占筮的特殊结构进行了加工整理，按照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体系编排成了一个系统，不象卜辞那样毫无条理。这个系统尽管是从作为占卜道具的蓍草的排列方式上推演出来的，和筮辞的内容缺乏内在的有机联系，但是由于它本身体现了一种数学上的变化规律，形式上严整而有秩序，对思维材料还是起了一定的组织作用。在有些情况下，它把一些内容有某种关联的筮辞按照由下而上的顺序编排在一起，使人们从一些个别具体事物的映象上升到认识事物的全体和关系。比如《乾卦》的六条爻辞，如果孤立起来看，只是一些个别具体事物的映象，但是一当借助于这个系统组织起来以后，就提供了更多的认识意义，促进了认识水平的提高，可以看出古人设想的一条龙从潜藏水底到飞向天空的变化活动的全过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系统和内容无关，完全是一种形式上的编排。但是即令如此，它也蕴含着一种形式上的条理性，启发人们从爻位变化的规律上去探索，找出本来是不具条理的各条筮辞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讼卦》的几条爻辞：

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九二爻辞》。

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九四爻辞）。

讼，元吉（九五爻辞）。

这几条爻辞本来是几次不同时间、不同事件的占卜记录，内容上互不相干，但是单从形式上的联系来看，它们按照九二、九四、九五的程序编排在一起，也促使人们把思维对象从个别具体事物的身上转移到一件事物发生的过程上来，从而启发人们去探索争讼的行为在不同的情况下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人们在认识过程中，为了对已经积累起来的思维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整理，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组织形式。卜辞没有找到一种组织形式，所以不可能作进一步加工整理的工作，而始终停留在就事论事，一事一卜，依靠神的指示的水平上。《周易》筮辞找到了一种组织形式，尽管这种组织形式带有宗教巫术的性质，加工整理的工作也极为粗糙，但是结果就大不一样，能够初步实现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这是和卜辞不相同的。

第三，在功能上，《周易》筮辞也和卜辞不同，它不是单纯作为史料保存的占卜记录，而是为后来的占筮提供参考和推论的依据。因此，它在认识过程中积极地发挥作用，有着从已知推出未知的创造性的功能。相反，卜辞只是把过去的认识结果记录下来以后，便退出了认识过程，进了历史档案馆了。筮辞是认识进一步发展的中介和前提，卜辞只不过是原有的思维模式的简单的重复，它们在认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其所以有这种不同，是由筮法和卜法的不同特点所决定的。卜法只根据龟甲裂纹的形状决断吉凶，筮法除了根据蓍草的排列方式以外，还要根据编排在某卦某爻下面的筮辞。这就是说，卜法只有一种思维模式，就是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种占卜的思维模式，而筮法除了占卜的思维模式以外，还包含了运用语言概念来进行思维的模式。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所谓占卜的思维模式其实并不是思维，

它是一种感性的活动而不是理性的活动，因为它不以语言为基础，不用概念来思维，虽然好象也在进行判断和推理，但是这种判断和推理不是建立在概念之间的合乎逻辑的联系上，实际上只是把一些知觉表象凭借主观随意性联结在一起。在这种占卜的思维模式的支配下，用语言记录下来的认识结果当然不会在认识过程中发挥作用，因为人们如果碰到了新情况、新问题，只要再摆弄一下占卜道具，重复一下联结知觉表象的工作就够了。在精神的生产上，感性的活动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它既不能用逻辑的形式把已有的认识结果巩固下来，也不能间接地从已知推出未知。只有发展到了理性阶段，能够运用语言概念进行自觉的思维，精神的扩大再生产才有了可能。《周易》筮法规定用筮辞来补充占卜道具的不足，是这种发展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尽管《周易》筮辞所记录的认识结果不尽相同，有的正确，有的荒谬，有的抽象程度较高，有的抽象程度较低，但是只要它们在认识过程中发挥中介和前提的作用，精神的生产就决不会在原有的规模上作简单的重复，而必然有所创新，把认识往前推进。

我们以两条抽象程度不同的筮辞为例，来说明这种运用语言概念进行思维的模式对认识发展的促进作用。

《师卦》初六爻辞：“师出以律，否臧，凶”。这条筮辞是说，军队行动必须有纪律，否则就会失败。这是总结了无数次成功的和失败的战争经验，用逻辑形式巩固下来的已有的认识结果，具有一般性的指导意义，抽象程度较高。当人们碰到了与此相关的新情况、新问题，如果以这种已有的认识结果作为中介和前提，进行逻辑的推理活动，就可以得出一个为了适应新情况的新结论。比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晋国的彘子违反中军统帅桓子的部署擅自出兵，知庄子以这条筮辞为据推论说：“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

凶也”。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此师殆哉”！虽然这个结论中所得出的知识已经包含在前提之中，但是由于这种推理活动完成了从一般到个别、抽象到具体的转化，把前提中所包含的知识推广到新情况、新问题上，所以本质上是一种创新，属于精神的扩大再生产。

再以《解卦》六三爻辞为例：“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这条筮辞的抽象程度较低，只是说一个人负物而乘车，会招引盗寇来抢劫。但是后来战国时期《易传》的作者运用类比推理的方法作了大量的发挥，由这个前提得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他说：

“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系辞上》）。

《易传》作者认为，“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上慢下暴”、“慢藏”、“冶容”这几种情况与“负且乘”有相似之处，都会招引类似盗寇来抢劫的后果。由此推论开去，“负且乘，致寇至”这句话虽然是针对着个别具体的情况说的，却具有一种规律性的普遍意义，适用于一切与此类似的情况。可以看出，这种类比推理的活动完成了从个别到一般、具体到抽象的转化，它所取得的新知更是明显。

由于《周易》筮辞在内容、形式和功能上的一些特点，和卜辞相比，不仅表现了思维水平的提高，而且提供了促使思维不停留于原有的水平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这些特点也是周人的筮占区别于其他一些占卜的形式、能够从中发展出一套哲学思想体系的主要根据。但是，从基本的性质来看，《周易》的经部（包括卦画和筮辞）并不是哲学，而是宗教巫术。说它是宗教，是因为它对世界的总的看法从属于一定的宗教世界观。说它是巫术，是因为它幻想通过卦画和筮辞的某种组合能够预测到鬼神所预示的吉凶祸福。因此，如果它不摆脱宗教世界观的束缚，不从预测鬼神所预示的吉凶